

中国西部散文丛书

中国工人出版社

绝 景

● 杨闻宇 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绝景

（清）吴昌龄撰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西部散文丛书

绝景

● 杨闻宇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景/杨闻宇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1

(中国西部散文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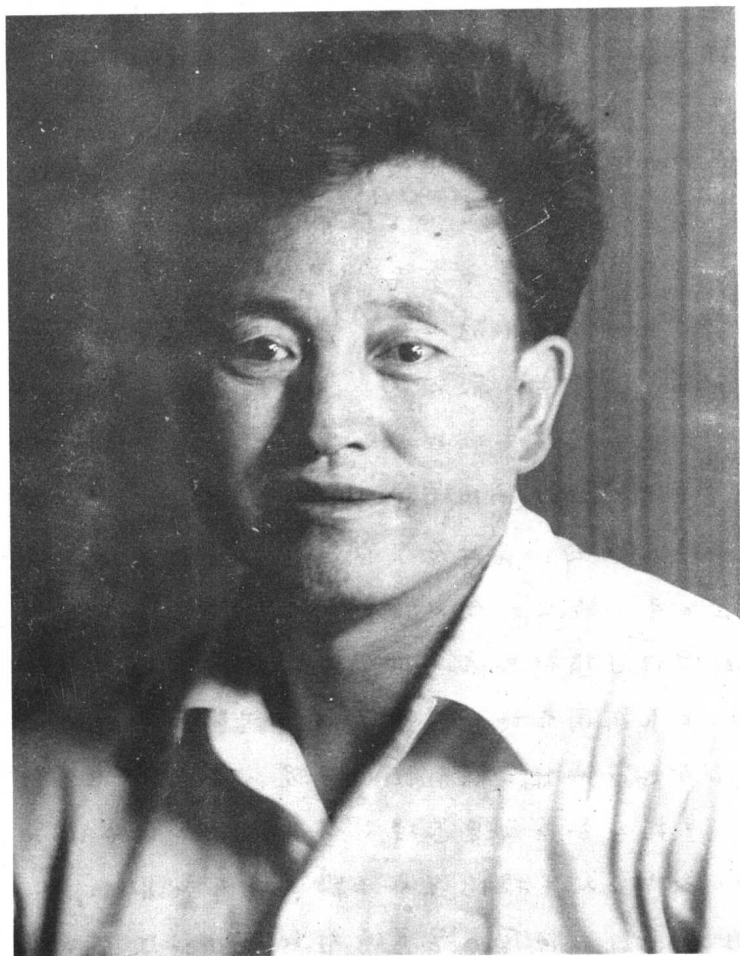
ISBN 7-5008-1819-X

I. 绝…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983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京通印刷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6 年 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2.75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15.80 元



杨闻宇

千里秦陇柳色新(序)

石 英

杨闻宇的散文将我深深吸引了。还在几年以前,杨闻宇便以他深挚沉健、笔触凝炼的散文作品开始引人注目,短短三五年时间,已跻身于当代最活跃的一批散文新秀阵列之中。

我熟悉杨闻宇这个名字,是在《散文》月刊创刊不久。起始,他的手笔似乎还挥洒不开,写来有点拘谨,但作为他的散文的那些长处,在当时已见端倪;稍后,即大刀阔斧,浓墨重笔,光彩渐见显露。他的作品常能置于散文刊物首席地位,足见其作品是有分量的。我觉得,他在当代散文青年作者中,是长于把文章的思想分量与丰赡的词采较好结合的一个。而此点,不能不说是颇为难得的。

他作品的分量,绝不仅仅依赖于题材的重大与新奇,而主要是有着较大的思想容量。写古代帝王陵墓者可谓多矣,而他的《登陵忆》则非同一般。其思路雄阔而悠远,囊括古之感慨与今之评价于尺幅之中。忿激而不偏执,讥讽而不流俗,颇能启人智思,振人心魄,难怪每读闻宇同志散文,多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当是思想熔炼得较为结实之故。

这种思想分量能够铸成,又得力于他那练达的文笔,看得出,作者古典文学的修养是相当不错的,每能化淤生新,凝缩洗

炼，颇讲求，却不生涩。

如上所述，闻宇并不以猎奇取胜，他贵在能体察出别人多见而未见出者，写出别人用笔而未达到者。一篇《沙坡鸣钟》，盖过了多少闻沙鼓瑟之迷而跃跃试笔的文字。那类文字，往往情致为奇趣所掩，或文采为种种传说侵夺，而闻宇此篇好在能熔情致、风物、传说于一炉，加之文采绚丽，故成高格。

闻宇散文作品还多以严谨见称，看得出，他运笔时浩瀚中有节制，畅达中自能剪裁。有些较为短小的作品，好似置金属溶液于匣中，几乎涨裂，如集中之《土地篇》，几个段落，层层推进，着弹点皆著靶心，而无散落浪费之感。篇幅剪裁得宜，该言则言，能为人意会者则不求尽言；行止有致，当行时虽遇高山大壑亦不惜挥洒淋漓，当止时虽笔墨酣畅亦戛然而住。此点，多来自于对古今优秀篇章精髓之会心领悟，以及创作实践中的熔裁功夫。

尤须提出的是，闻宇散文在严谨凝炼中却不干枯，亦不乏丰富的知识与动人的情趣。写嘉峪关的散文何止百什，但很少有像读《大漠雄关》如此令人感兴趣者。他不仅广采，而且有精选；不仅有客观的叙述，而且有情浓意深的评价，以致读来颇感新鲜而丰厚，有新知之所获，也有情绪的感染，难得的是紧俏严谨中的游刃有余，这种外部的矛盾性与内部的谐调性的统一，是初学散文甚至有经验的散文作家所经常碰到的，弊端往往出在严谨不适则未免干瘦，或贪吃多摄则丰腴过度，致成臃肿。不是说闻宇同志的散文篇篇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但某些篇章是应予刮目相看的。

在散文语言的应用上，也有他的突出特色，一般说来，准确有力，不尚飘浮，这与他的思想深度，熔裁严谨相适应。同时，色调浓郁、音韵铿锵又加强了语言的力度。飞扬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深沉，这就决定了作者的散文语言不事外露，却又不晦暗，含

蓄蕴藉，藏秀于弦音之间，合于作者本人的性格特点。文如其人，在闻宇作品中体现得最为精当。

我总觉得，正如一个人难以囊括世人所有最突出的优点一样，一个人的文章也不能包罗文苑中一切人所称道的长处。而况，有时作品所长的另一面往往便见所短。闻宇同志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不愿意作鉴定表式的罗列，但从研究问题的角度谈谈闻宇散文作品的另一面，对于我们的散文创作，可能会有一定益处。

譬如，在闻宇同志散文作品严谨的另一面，是否有尚欠活泼的不足呢？我想在通读他的文稿之后，确会产生此种感觉的。当然，对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不应面面苛求，但提请注意却非多余。我并不认为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是绝对凝定不变的。善者，长处，当然要慎自保持，自觉发扬；不足与所短，通过适当努力亦可弥补改进，使之更加成熟，臻于完善。欠活泼之原因不一，在闻宇同志说来，我以为与笔路较单一少变化有关。他长于精述，在抒情中说理，但不甚长于刻划。我注意到，每当他展开场景、推进散文情节时，笔力便趋于弱化，画龙点睛的细节不多。事实上，好的散文，并不一概排斥情节，特别是精妙细节的运用。有时较之作者直接的叙述，更能成为钩连全篇的链条，照亮全篇的烛光，往往利于增强文章的韵味与可读性，收双重之功效。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的一些散文作品，文气较为平板，少起伏，欠抑扬，读来似有节奏过缓之感。多平地运球之稳实，少上下拍球之跳荡。此点，恐与情感抒发深沉有余婉转不足或有关系。因此，在加强文气“弹性”的同时，首先要善于掌握情感的节奏，使之直曲有致，疾徐交错，刚柔相济，波浪推进。

另外，在语言运用上，如前所述，是凝炼而有表现力的，但就每一段落每一单元来看，还间有平均使用力量之弊，局部说来不

失精炼的字句稍一滥用，反而减弱了它的光彩，所以就总体上说，使用语言仍有进一步俭省之必要。

以上所长与所短，有的属于一壁之两面，所长愈突出，所短也愈明显。属于此种情况，当然不必硬性寻求平妥，那样反而有可能磨去特色，光彩黯然。但有的并非与所长为连体兄弟联系得那么紧密，扬长弃短，自会使作品跨上一个新的阶梯。

闻宇同志少时生长于秦川古地，多年服役于河西走廊，深得汉唐文风熏陶，又经战士生活磨练，西北翘望天山雪冠，东向风陵黄水滔滔，自西迤东，数千余里，嘉峪关铃，沙坡钟鸣，在其作品中均有回应；秦陇麦香，农舍炊烟，在其散文中长留余味。

目 录

千里秦陇柳色新(序).....	石英(1)
沙坡鸣钟.....	(1)
白波一道青峰里.....	(8)
朔方二湖	(13)
河西走笔	(18)
雄性的日出	(27)
大漠雄关	(31)
西岳写照	(38)
鹁花随我上太白	(41)
百八塔	(49)
骆驼城春色	(51)
清凉解谿	(54)
无定河边柳	(61)
塞上柳色	(64)
沅陵幻影	(71)
兰州采遗	(74)
千里驼铃动朔方	(81)
东方有一座神山——致马约尔先生	(89)

衢州素描	(94)
鸽子鱼	(97)
天水三章	(99)
咸亨酒味	(105)
朔方臆笔	(107)
宁静的喀纳斯湖	(111)
青阳岔	(115)
东岳晓钟	(119)
绝景——检点三峡	(121)
海上有仙山	(136)
至今思项羽——项王祠记	(143)
白云深处留侯祠	(153)
结同心于天都	(159)
六骏踪迹	(163)
不肯过江东	(168)
杨妃身后	(172)
登陵忆	(176)
溪口百年事	(181)
笔已歇兮意难平——《丙子·双十二》余绪偶拾	(186)
春种	(198)
土地篇	(200)
地平线幻想曲	(203)
信天游佚话	(206)
故乡板桥	(211)
野旷天低树	(217)
村野当年事	(220)

元夜的灯笼——秦中风情录·····	(225)
东城风波——秦中风情录·····	(230)
古都羊肉泡·····	(236)
拾麦——秦中风情录·····	(239)
护秋·····	(244)
麦场记略——秦中风情录·····	(249)
故乡小草·····	(254)
秋野·····	(258)
灞柳暮归图·····	(262)
野趣三章·····	(268)
走亲纪实——秦中风情录·····	(274)
土炕——秦中风情录·····	(279)
夜戏·····	(284)
日月行色·····	(291)
忙天童儿梦·····	(294)
脚印·音符·····	(302)
照相·····	(306)
望断秋水·····	(310)
蛇的故事·····	(314)
柳河剪影·····	(322)
喜期——秦中风情录·····	(329)
戏路·····	(334)
忆狼·····	(340)
失火——秦中风情录·····	(345)
乡魂迷远近·····	(350)
人生只有情难灭·····	(356)
落日里的呼唤·····	(363)

槐花开时.....	(369)
薯忆.....	(372)
线香.....	(377)
酒话.....	(381)
墙祭.....	(385)
水土.....	(387)
晨耕短笛.....	(390)
朝天小语.....	(392)

沙坡鸣钟

从兰州乘火车沿包兰线北上，经过腾格里大沙漠的东南沿，水显得奇缺。且看那车站的名儿：喜集水，水源，一碗泉，长流水，迎水桥，玉泉营，丰水村……尽量与水字联襟，正显示着当地居民对水的盼切心情。在这一串儿貌似有水而实则缺水的车站中间，掺杂着一个刺眼的站名：沙坡头。由此下车，可见到一尊兀然陡起百多米的弧形沙坡。当人们脱下鞋袜从坡顶下滑时，地壳内部便发出“嗡嗡嗡”的轰鸣，雄浑、亢奋而清越，极像幽谷里的刹寺钟声。这便是宁夏的有名景致：沙坡鸣钟。

沙坡头名虽枯燥，实际上却离水挺近。它坐北向南，正对着滚滚的黄河，古时途经这儿，无论从陆从水，骑驼乘筏，都可眺望这金灿巍然的坡面。坡底，是块依水延伸的小平川，岸柳堤花，果树成荫，清泉在芬芳的林子里环绕着篱落稀疏的几幢农舍，汨汨有声，若琴若筝，论其爽雅秀静，倒很有点桃源仙境的味儿。沙坡为什么会鸣呢？传说在很古的年代，腾格里沙漠离这儿很远很远，这儿是富饶的平原，而且有一座典雅的小城——朔阳城。原野上浮笼着淡纱般的白雾，小路上响动着走马的脖铃，从黄河对岸的香山飘来传统的塞上牧歌。有一年清明节，朔阳城张灯结彩，龙灯、狮子、高跷一齐涌向街头，南门来了一队绿裤红衫的姑

娘，怀抱琵琶，手捏凤箫；北门来了一队黄衣白裤的后生，打着腰鼓，吹动芦笙，双方遇合了，弦歌金鼓并作，腾踏声中，男女翩然对舞：

小小边城哟，生长着小草百种，
. 嚶嚶蜂蝶哟，追逐着鲜花丛丛，
弹响了琵琶，吹奏着凤箫，
播动着金鼓，吹响了芦笙，
歌唱明媚的清明节哟，歌唱太平，
啊哟哟，歌唱着太平……

突然间，天空起了大风，天色晦冥，黑云如铁，腾格里的沙砾遮天盖地，一直扑刮了九天九夜，从此，这儿变成了起伏纵横的沙梁。……沙坡钟声，是凤箫金鼓的怨诉、悲吟，也是青年男女的惊呼、召唤。可以说，这是警钟，它告诫我们这个民族，别沉醉于欢乐之中，要警惕“沙魔”的突袭。

有志气的中华儿女，没有沉醉。1956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在沙坡头插帐驻马，面对莽莽荒沙，升起了战斗的旗帜。“腾格里”，蒙语的意思是“天一般大”，研究所能否征服它的首先标志，就是看包兰线的列车能否从流动的沙丘之间安然通过。对沙漠，外国人总将它与数学上的“O”划等号，尤其火车，要在大漠上一口气穿过32华里的延续危害区，让两根钢轨与千万座沙丘拉开这么长的阵线，那是很难思议的。我们的科学工作者为了治理流沙，运用了“以毒攻毒”的方略，黄河狂放不羁，大漠桀骜难驯，那就让它两者相互制约罢：先将麦草捆拦腰轧进沙里，组成鱼网状的“半隐蔽式方格沙障”，栽上护沙植物，然后浇灌黄河里抽上来的水，目的是将沙丘牢牢地钉死于原地。

说到护沙植物，初临沙坡头的人自然要寻找红柳。在沙漠里，红柳几乎与“沙漠之舟”骆驼齐名，有人称它是“沙漠之花”，

以为它抗干旱，耐贫瘠，阻遮风沙最勇敢，也最顽强。然而，研究所经过试验，却毫不客气地卸下了红柳头上的“桂冠”，认为它在沙丘上是栽不得的。红柳适宜于盐碱地生长，而且只有扎根于水湿湿润之处，才能成活。至于沙漠里所见的红柳沙包，那是沙子麋集于它的根部，愈聚愈多，愈聚愈高，简直将要埋没了它，而它迅速化茎为根，顶梢又急忙忙拔节上窜才形成的现象。摒弃假象：与其说红柳根儿向下扎，扎得深，倒不如说它惮于埋没，擅长于在沙窝中苟且偷生更适合。许多艺术家颂扬它、讴歌它，实在是上了红柳那善于在疾风中舞动红穗儿的当。沉着而冷静的研究者认为：在大西北进行植物固沙，柠条、花棒、油蒿才最理想。

有人比喻，沙丘像凝固了的大海，大海像涌动着的沙丘。大海涌动波涛，鱼龙可以腾跃嬉戏；而沙丘凝固不动，生物方能安身立命。如今，当火车从沙丘中穿过的时候，两旁有了虫吟，有了鸟鸣，高大的乔木，成片的灌木，夹杂着火一样的花丛，列车就像行进在花卉编织的绿色长廊中似的。沙丘被固定得久了，生态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身也形成结皮，生起了苔藓层，这藓层，每秒钟 26 米的风速，也摧它不垮。天暖季节，车窗外的沙丘像一座座顶戴绿盔的卫士，挺胸凸肚，组成威武而严整的队伍，将腾格里深处扑来的巨型沙丘紧紧抵御在数百米外……眨眼间，25 年了，被阻击住的巨型沙魔，情绪沮丧，急白了头颅，呆立在远远的外线，而人民的列车则风驰电掣，像一条条巨龙咆哮着穿行而过。论从前，沙漠在这一带的推进速度，每年平均就是一百四十米，想想看，千百座沙丘在 25 个春秋寒暑里寸步难移，它们的对手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哟！

当你在研究所那蜂蝶嘤嘤、落红成阵的果园里找见这些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同志的时候，便会发现，他们谦和、文静，工作神情又异常专注，裤腿上沾的泥星星，顾不得抠掉，衫袖上落的

花瓣儿，顾不得抖落，但在这专注的心底，却埋藏着火种，压抑着激情：被沙漠吞噬了的朔阳平原，虽属民间传闻，却并非蜃楼幻景，在这黄河之滨，施展科学的回春妙手，还能重生再现么？他们将部分固定沙丘拦腰削平，淤灌出园林地六十余亩，近些年，梨子、葡萄、枣儿、苹果、蜜桃、核桃、银杏，还有花生、油沙豆、胡麻以及蔬菜瓜类相继有了收益，这些瓜果因为生长于沙丘，而沙子因早晚不同，温凉变化剧烈，糖分易于内凝，于是就很有点哈密瓜、吐鲁番葡萄的韵味了。吐鲁番距离沙坡头，又何止三千里啊！研究所自产的西红柿吃不了，送进了中卫县蔬菜公司，其个儿的肥硕、色泽的鲜艳、汁液的甘美，几乎闹翻了中卫城，一位老人掰指头一算，其成熟期之早，比当地平川竟超出半月之久。科学试验上的任何一项突破，作为试验者的坚韧意志与巨量心血的结晶，它必然在人类生活中孕育着另一帧崭新而瑰丽的境界。难怪，沙坡头出现的奇迹，像大漠上灿烂的金星一样，引动了远方的客人的注目。美国的《地理杂志》，曾选用沙坡头的彩色照片作封面；近几年，先后有六个国际代表团来这里进行过访问；联合国沙漠治理讲习班，在一九七八年秋季，一次就来了8个国家的学者。

来此拜访的人们，无一例外，都要赶到沙坡前聆听“鸣钟”的。听罢之后，人们总要疑问：坡上沙子被一次次蹬滑而下，时间久了，坡底的小“桃源”不成为荒沙滩了么？其实，静心观察，就会明白这是杞人之忧：沙坡底部有扇面形的细泉，不论伏天九寒，均匀地沁出清水，滑下的沙子，无论多少，要不了一会儿，就被冲进了涓涓小溪，蜿蜒逶迤、穿林过树而去，最后送进了黄河。这清泉，农舍人家说是那箫鼓儿女的泪珠儿，他们“不到黄河心不死”——要用不息的泪水将自己的悲惨际遇诉诸中原父老，诉诸东海洪波，要告诉我们全民族。泪水入河河入海，不尽的波涛声